

孙宗信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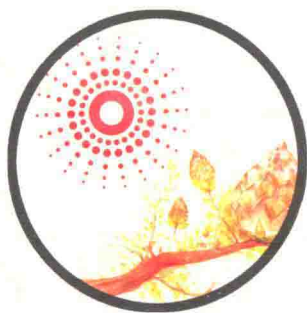
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

一片扁扁的阳光

YI PIAN BIAN BIAN DE YANG GUANG

8

- 离我远去的农业啊
- 整圆寺早课
- 曾经灿烂过的职业
- 佳品女人
- 大彻大悟“舍”与“得”



散文集

这一片阳光，这一个精灵，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倏忽而至，倏忽而逝，不经意间，它来到我面前，
惹我经意时，它又悄然离去，再也寻不着一点痕
迹。它突然间翩然而至，难道说，它要告诉我一

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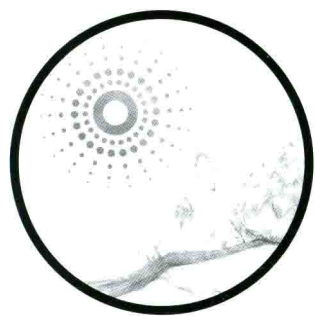
河南文艺出版社

孙宗信 著

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

一片扁扁 的阳光

YI PIAN BIAN BIAN DE YANG GUANG



散
文
集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片扁扁的阳光/孙宗信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6

(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

ISBN 978-7-80765-627-2

I.①一… II.①孙… III.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8403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洛阳和众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总 印 张 216.5
总 字 数 3173 000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360.00 元(共 15 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序

南阳历来文风昌盛,人才辈出。当代南阳作家群更以其群体大、品位高、风格多样而享誉全国,不仅是文学豫军的主要力量,而且在中国文坛亦占有重要一席。其独具地域特色的思想意蕴,在塑造南阳人的精神气质、营造浓郁文化氛围、引领南阳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南阳最为亮丽的文化风景。当然,作为南阳文化建设的标志性品牌,南阳作家群理应壮大队伍、增强实力、多出精品力作,持续不断地提升南阳作家群的品牌价值。为此,市文联实施了文化南阳写作计划,遴选了十余名有一定生活积累和创作经验的中青年作家,组织创作了一批表现绚丽多姿现实生活和时代风貌的文学新作,并整体性地以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的形式推出这些作品。

该套丛书将要出版的15部作品中,行者的《非斯》,带领读者在奇妙的远古神话中,重新建立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充分开放感官、感知世界和自我身体的基础上,伏羲和女娲不断地创造、命名、记载和总结,从而创造了恢弘壮丽的华夏文明,是一部演绎爱欲与文明的东方《创世纪》。尤其是作家精心塑造的那位对万物本质、社会形式乃至生命体验进行疯狂探索的非斯,是文学画廊中不曾有过的“这一个”。作家试图通过伏羲女娲的个人生命史,形象揭示华夏文明诞生之谜,深层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密码。廖华歌的《村子》,以独特的视角和审美向度,对偏远封闭小山村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以及村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人性善恶进行多角度的审视和文

化观照,尤其侧重他们不同命运遭际、价值取向、生存欲求的探微及追问。她的小说《白鱼儿》则讲述了一个具有魔幻色彩的故事,一个女人在爱的圈套中死而生、生而死,执着捍卫爱的尊严,道出女人在爱情中的全部挣扎与痛楚,隐藏着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思考:在男性的欲望大网笼罩下,她们将如何突围,才能在男权社会里得到真正的救赎?王俊义的《第七个是灵魂》,让一个人的命运和一个家族命运的神秘莫测媾和在一起,表现人类内心的善良和软弱;让残忍与良知的搏斗、职守与阴谋的穿刺、善良和愚昧的交接、软弱与坚韧的对弈,都掩藏在浓厚的乡俗和古老的民谣后边;飘忽的意识流、黑色的荒诞以及时间的超越、人与野兽的对话等,共同构成一幅具有历史厚度的地域风情画。陈明远的《云上的日子》,有意回避传统散文的写作元素,将小说创作方法糅入其间,带有强烈的风格化倾向,用以第一人称叙述但又不参与故事的独特性,来凸显文本的空间张力和真实感。刘正义的《沿陵河语事》,以沿陵河地方的方言为索引,演绎出了一个个有着鲜活人物而又底色厚重、质感强烈、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动人故事。宋云奇的《蓝色寓言》,采用虚实结合、互换穿插和荒诞、魔幻、象征等超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使权力争斗显得光怪陆离和深不可测,更表现了疯狂的男女性爱的诗情画意和音乐美感,特别是在小说结尾设置的作者与人物间的直接冲突,使整部作品的创生与寂灭的前后照应显得有机统一。孙晓磊的《见证风雅》,采取述评笔法、纪实风格,深入地探讨了盆地文化对南阳作家的人格塑造及创作理念的影响,折射出现代、后现代语境下言说方式和叙事模式的变化,以语言本体论来观照当代文学现象,展现作家文本与生存命运、艺术创新与语言探索、民族传统与地域文化的内在联系。李雪峰的《坐在田垄上晒太阳》,通过对乡村文化的描写,再现并深刻有力地质疑、探究了渐去渐远的农耕文化是怎样被淡化和消解的,表现出村庄与民俗、与自然、与游子、与风物间的那种浓郁的乡土气息。水兵的《山之南 水之北》,以灵动的语言和独特的艺术视角,勾勒出南阳厚重的历史人文积淀和文脉相传的精神内核,其生命体验和诗意情怀,为当下底层人物的描摹和文化散文的写作提供更多的创作可能。苏菡玲的《一个女人的梦》,通过对梦这种潜意识的记录,折射出社会体制、文化塑造带给一个女人心智、人格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同时

也度量着一个职业女性的精神构成。孙宗信的《一片扁扁的阳光》，用乡土文化的土腥味和充满哲思风格的凝练古色，来铺陈和描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农民思想观念的嬗变，作品视角别致，行文着意浅显，文笔间的平易透出作者满腔的真情。蒙福全、段舒航的《生命中的大调曲子》，采用散文化写作方式，通过对从大调曲子到曲剧传承脉络的厘清和曲剧人物戏剧人生探究、名戏名段溯源、演出过程踪寻等，深入浅出地挖掘出这一艺术形式的深刻文化内涵，进一步探索、展示和张扬了南阳文化的根源、活力和价值。池长生、陈立红的《桐柏山寨》，再现了“从农民到土匪”、“从义军到红军”的觉悟、蜕化与嬗变过程，熔史志、传奇、风物于一炉，以纪实手法、史诗品格，全景式展现 20 世纪上半叶桐柏山区的风云历史。刘黎丽的《老家故事》，以笔记体散文的白描手法，委婉曲折地表达出作者厚重的乡村情感……

这些作品，有的写得率性飞扬，洋溢着青春的激情；有的写得飘逸空灵，透着厚重思想的底色；有的时尚新颖，使形式的变化打上时代的烙印；有的追求文体的糅合，更显现复调写作的意味。总之，作家们无论如何都在有意识地使自己的写作求新求变，努力改变自我的风格模式，从而呈现更为复杂多变的创作态势，这与世界发展的规律一致，变是世界的根本，是艺术的本质，唯有变才有可能超越自己和他人，唯有变才可能有艺术的瑰丽多姿。

其实，世界本就如此。尽管坚守写作的道义应是写作的不变圭臬，但多变的文体意识依然透出创新的文学本质，南阳的作家大都秉持这种理念，这是南阳文坛之幸事，亦是“文章千古事”之必需。

河南文艺出版社一次推出 15 部作品，这在南阳过往并不多见，这或许会给人选者一种激励。我希望这种激励，能够成为更大的创作动力，热切地期盼大家能够在艺术创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走出一片专属于自己的更为亮丽的风景。

南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姚进忠

2012 年 7 月 11 日

目 录

第一辑

- 003 二十四节气四题
- 010 老锄、老棉布和手风琴
- 015 离我远去的农业啊
- 020 看青
- 024 镇平赋
- 026 大师本色是农民
- 029 南阳论
- 032 北方美食
- 034 割尾巴的故事
- 040 鳌圆寺早课
- 042 曾经灿烂过的职业
- 047 我和庄稼的感恩

- 051 哑然失笑
- 059 大自然隐下的玄秘
- 062 四月的树
- 065 麦黄时节
- 067 城市边缘的茶寮
- 069 冬天清晨的城乡接合部
- 072 十月打谷场

第二辑

- 079 禅音
- 082 寻不回的诗感
- 084 端倪
- 087 二胡
- 090 高手
- 093 测心术
- 101 关于“跪”
- 107 聆听远古的宁静
- 110 两千年前郑国风
- 113 论剑
- 118 《罗织经》这本书
- 121 毒之美艳
- 129 说“玩”
- 132 闻书知味



134 一片扁扁的阳光

136 采玉独山

139 风在风中

142 怒牛

145 爽约的雪

147 医疗城市虚火的草根

150 哲人之乐

153 智慧的金鱼

155 风情

158 壮士放歌春风堂

161 与玉的灵魂相通

163 诱术

167 圆和道

170 月儿

第三辑

175 钓者

177 人才也要打磨自己的毛刺

181 中医精妙

183 唐朝,两颗彗星的交会

186 佳品女人

188 狼的教育方针

191 男性卖笑者

- 194 大彻大悟“舍”与“得”
- 197 中国教父们的悖论与无可奈何
- 199 童年的呼唤
- 202 痛并快乐着
- 204 悟道寻梦谷



第一辑

二十四节气四题

雨 水

公历每年二月十八日前后为雨水节气。雨水，“斗指壬为雨水，东风解冻，冰雪皆散而为水，化而为雨，故名雨水”。

二十四节气中的雨水，是一个需要低声呼唤的名字，你要轻轻叫一声：雨水！就像叫心爱的一个女子。女子是诗中的那位，在悠长悠长的雨巷里，撑着一把油纸伞，高跟鞋橐橐敲打着路面，款款地走来。听到你的轻唤她会轻轻地应一声：“唉。”她的衣裙是绿的，在雨巷斜斜的光线中，显得有一些暗，她的颜色是明丽的，有一种惊人的含蓄的美。

纷纷乱乱的日子里，雨水就随意洒落在二月的某一个日子，这一个日子的颜色。也是嫩绿的，嫩绿中洇染着一些鹅黄，很是明丽，这是初春的颜色。初春从严酷的冬天里脱颖而出，好像是少女逃出了阴暗的大家族。她提着裙裾，轻巧地跑着，越跑越快，气喘吁吁地将笨重的冬天闪到身后。她是一团毛茸茸的轻绿，走到哪里，便在哪里染一片烟笼般的绿意，干硬僵白的土地一见到她，马上酥软了筋骨，骨感的山峦水渚，一见到她，马上湿润明媚起来。

我们平日说雨，就是说雨，不会再带上一个水字，雨不就是水吗？二十四节气中的雨水，却是把两字并列的。我们祖先造词，原本十分简约，作为

节日的“雨”尚带着一个“水”字，是有一些讲究的。从字面上看，这雨就不同于一般的雨，这雨是湿淋淋的，水蒙蒙的，雾腾腾的，青烟一样飘飘洒洒、朦朦胧胧。只应是牛毛一样的细雨，纷纷地，在平静的水面上洒呀洒，洒下一片透明的青针，这雨又无形又无声，让你感觉不到它是雨，只是轻雾一般的润，只有这样的湿雨，才配带上一个葱茏的水字。而夏天的暴雨，秋天无休无止的淫雨，冬天阴冷连绵的冷雨，都只能是雨，而不能是雨水，雨水是柔媚的、飘洒的、毫无风骨的，是有韵致的，像巷中那位款款走路的女子一样。

这样柔柔的雨落在人身上，也不能叫“淋”。“淋”字太动感了，只能叫“洒”。洒是一种飘柔。方丈的拂尘轻轻掠过，面上觉出一片凉意；酒壶倾着，无数银亮的细线飘然而下，这才是洒。洒得这一季节的日历也软软绵绵的。

惊 蛰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晋代诗人陶渊明有诗曰：“促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

每年农历三月的某一天，深邃的天地间总会响起一个神秘的声音，它可能如同撕帛，也可能如同裂石，总之，很短暂，又很轻微，要靠领悟，要用心灵去感应它的存在。这个神秘的声音对于土地，以及土地上所有的植物和动物都无异于一声惊雷，在这个声音还没有到来之前，一切都在静静地期待着它。

像是运动员已经箭在弦上，赛场上突然沉寂，都在静候那声发令枪响。

树木还在梦着它繁茂的四月，干裂的老皮，生铁一样的枝丫，黧黑而干枯。花和草梦着它曾经绮丽的盛装以及与风调情的日子。细碎的土壤冻成了一地波浪，连素来温柔的湖也僵硬起来。到处都干白冷硬，大地失去了它母性的丰腴和柔媚。动物和昆虫静静地伏于土中，在温暖安静的土层中首尾相接。随心所欲地蜷着身子，无知无觉地睡着。你枕着它的腰，它的腿脚

伸展在你的腹上，坦然地无状地交错着，享受着肥厚的土层的庇佑和爱护。一日又一日，它们就这样半知半觉或者无知无觉地甜甜地熟睡着，一切都在甜甜的睡梦中，间或动一动睡姿，发几声呓语，接下来还是无休无止的昏睡，时光停止了，运行静止了，外面世界声音的传递消逝了，甜美梦乡中，是永恒的暖意。

动物和昆虫在睡着，花草树木在睡着，山冈都睡着，就连土地都睡着了。

它们只有一根神经醒着，那就是在等待接受那个天外的神秘声音。

在这个时间，世界上也许发生了许多事情，多事的人们也许凭空弄出了许多动静，这些动静也许被人类自诩为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但是，动静隔绝于它们，它们不为所闻，无动于衷。和过去的许多时日一样，又连接上现在的许多时日，依旧酣睡，在温暖的土地里。

那个神秘的期待还没有来临，那个神秘的声音还没有响起之前，它们只能深深地酣睡。

三月里的某一天，它们被惊了一下，惊醒它们的是来自土层深处的那个神秘声音。也许是土地中一块石头的一次呻唤；也许是时光的一次报时；也许是田野的一次深呼吸；也许是植物根系的一次伸展；也许是被冬天遗忘的一颗果实从树梢坠落。像是水泡迸裂“叭”的一声，像是春困醒来“哦”了一声，像是山石跌落“嗒”的一声，像是一朵云落下地面“噗”的一响。总之，这一声很细微、很细微，细微到可以忽略不计。

这一个声音在大自然和人类制造的各种嘈杂声音里很快被吸附了，像一片落在眼睛里的雪，还没来得及看清它的形状，就消失了，它和无限时间里的每一秒一样，消逝于深邃的无限中。

然而，这一个微不足道的声音对于那些蛰于地层下的动物和花草树木们，却如同沉雷一样响亮，醒着的那根神经接受这个声音的瞬间，甚至有些战栗。土层下的它们一个激灵，全部被惊醒了，像是蓄势待发的运动员听到了期待已久的发令枪声。响声如此巨大，是如此清晰地切入了它们的身体，不约而同地，它们都睁开了眼睛。在同一个时间，它们急不可耐地扒开土层，纷纷向外惊喜地打量。它们看见了崭新的三月的阳光，无比清新鲜嫩的天与地。它们再无一丝慵懒的睡意，一个个精神起来。

哦，惊蛰了。

清 明

清明，二十四节气之一。“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按《岁时百问》的说法：“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故有“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

因了杜牧那首写清明的著名的诗，明媚的清明也因此感染上了忧伤。细雨霏霏，烟雨迷蒙，枝头的叶花被打湿了，扫墓归来的路上行人，相遇于途，都沉浸在深深的哀思中，开口未相问，只在烟雨里寻，到哪里去消解这无边的哀思呢？问牧童，遥指杏花村。

在这里，迷人的春雾，柔情的细雨，枝头的新绿，大地的生机，一起被忽略了，被置换了，被置换成了一种低迷的哀伤的踏青扫墓图，淅淅沥沥的春雨也成了意味着伤感的行人泪。在春风中快乐舞蹈着的酒旗宣告着麻木心灵的好去处。

其实，这只不过是诗人的一种情绪，一种诗意的感觉，一种被独特结构了的清明，它涵盖不了春光的明媚，它消解不了春色的无限。悲怆和伤感与春天原是不相融的，是诗人的一种情绪渗进了这个季节，并使这个健康的季节被一种不适合的情绪所笼罩。这只能说，是诗的魅力，是文字的魅力使然。魅，不可知的怪异的能量，通过规整的诗句偏移了人们对季节的正确感知。

清明的本意原不是这样的，是爽朗，明丽，清新，提神。犹如一桶井拔凉水兜头泼下，颤切切打一个激灵，抖了抖头发，水花溅飞，凉意一过，神情为之振，所有的春困、慵懶一扫而光，浑身的细胞都活泼起来，展眼一看，原野如润，田地如酥，天气清而且明，无边的春色逼入眼来。这时突然有了一种激情，一种冲动，一种从身体里向外涌动的活力，立马要做点什么，或者要破坏点什么，反正不能闲着，于是“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

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清明两个字都是平声，读起既不激昂，也不低沉。平实得像阳春三月的大自然，平实得像一种健康的心境。这种平实，蓄势待发，给人一种想立马做出一些事情的原始冲动。虽然与杜诗的意境天差地别，但正是合乎春天的真谛，春天正是一个易于冲动和激情焕发的季节。

端 阳

端是开端、初始的意思。初五可以称为端五。农历以地支纪月，正月建寅，二月为卯，顺次至五月为午，因此称五月为午月，“五”与“午”通，“五”又为阳数，故端午又名端五、重五、端阳、中天等。从史籍上看，“端午”二字最早见于晋人周处《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鹑角黍。”

榴花红艳似火，江南春色正老，绿涛叠翠，烟雨一片，正是梅子黄时。刚进入古历五月，人们的心情便有了一些牵挂，好像冥冥之中一种神秘的召唤，引起了心灵感应，召唤人们去完成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很古老，古老得就像那苍苔斑斑的小桥流水。履行这个仪式不需要创新，只需要延续，不需要求异，只需要守旧。让思维在习惯的轨道上一直滑行，只有古旧才能保持仪式的古香古色。履行这个仪式是需要各种人以各色形态参与的：男人孔武有力的臂膀，女人心灵手巧的刺绣，儿童稚气好奇的眼睛，诗人沉静大气的诗篇。同时参与仪式的还有：平静如画的江水，山上青青的菖蒲，竹子脱下的胞衣，大米蒸成的年糕，细长翘首的龙舟，还有一味中药比如雄黄。

经过几天的忙碌，仪式所需已经备齐，本是代代传承，熟悉这些程序就像熟悉手掌上的纹路，不用号召和布置，无须提醒和安排，人们凭的是心灵感应，一切只是水到渠成的操作，只要季节准备好了，一切便都妥当。

这个日子未到之时，人们并没有扳着指头计算它的归期，这个日子要来的时候，人们也没有如往常迎接节日一样的兴奋，该来的终究会来。人们神色平静，一丝不苟地包着粽子，采来菖蒲，绣了香袋，调和着雄黄酒，或是重新油漆龙舟，平静的神色里可能含着一分两分怆然，两分三分凝重，这一切